

现在较慢的人
以后会变快
就像今天的现在
以后会成为过去
顺序在迅速改变
现在的第一名以后会变成最后一名
因为时代正在发生变化
——摘自《时代正在发生变化》，
鲍勃·迪伦，1964年

变化的世界

对过去50年的一些思索

M. 阿汉·科斯、艾斯基·O. 乌兹图克

当《金融与发展》于1964年6月创刊时，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二战之后的最好10年增长期。之前10年大规模的战后重建带动了欧洲和亚洲的蓬勃发展。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全球产出中占据约1/3的份额，当时正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扩张期。

也是在这一年，鲍勃·迪伦这首历久弥新的歌曲成功捕获到了那个迅速变迁的时代特征。尽管当时迪伦在写歌时并没有考虑到全球生产这一因素，但全球经济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确实经历了一些令人无法想象的变化。一些存在着长期发展问题的低收入国家开始实现快速增长，并最终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全球经济秩序经历了结构性转变，同时伴随着，也受益于科学技术的开创性进展以及全球化的兴起。

全球经济在1964年之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通过总结过去50年中发生的一些主要变革，我们为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折衷的答案。在这段时期内，全球经济所取得的进展是令人瞩目的。当然，在很多领域还存

在着许多迫切的改进需求，但我们同时也有保持乐观态度的理由。

新技术

如果是在1964年，我们应该用打字机写这篇文章，而非计算机；如果需要做背景资料研究，可能会依赖于期刊杂志和书籍等硬拷贝的媒介形式。将相关数据整合在一起并转变成图表的形式可能会花费几周的时间。此外，可能还需要花费好几周的时间将印刷好的刊物运送至遍布在全球各地的读者手中。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出现了许多技术进展，这使得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各种信息资源并能够在转瞬之间便实现与全球各地之间的新知识分享。通信和交通技术的迅猛进步促进了许多其他领域的重大创新，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提高了生产率并加强了国际贸易和金融联系。

我们的通信方式所经历的变化最为显著，因为计算机和移动技术领域的进步使所有通信媒介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965年，第一台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的小型电子计算机经通货膨胀调整之后的价格为135,470美元。该计算机能够运行基本计算，如加法和乘法。其容量约为4,000个12字节的单词。而今天，一般的智能手机的容量就达到了上述早期计算机容量的300万倍，而价格才不到600美元。

1991年，互联网开始走进公众视野，并开启了通信技术的新时代。互联网接入的巨大增长将人们、企业和各国之间联系得更加紧密，而移动通信则变得更加成本低廉且更加普及。1965年，美国发射了首颗商业通信卫星，可提供240个双向电话线路。今天，全球共有约400颗商业通信卫星用于信息处理和传送，其容量远远超过了1964年时的水平。1980年，每百万人中拥有手机的仅有5人，而现在每百人中手机拥有人数超过90人（见图1）。新技术使早期的通信方式变得过时。随着无线通信的快速发展，在过去的10年中，固定电话呈现出衰退趋势。

计算机和移动技术领域的进步使所有通信媒介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在过去的50年中，运输行业经历了重大变化。我们现在旅行和运输货物的速度比起50年之前大大提高，而且成本也更加低。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从迈阿密到新奥尔良的往返机票价格为927美元（经通货膨胀调整）；现在的机票价格约为330美元。由于通信成本变得更加低廉，通信速度也大为提高，同时运输成本也在下降，即使小型企业也能够涉足海外市场。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尽管全球对来自化石燃料、自然能源和核能等一次能源的能源消费增长了两倍以上，但能源领域的技术进步使生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有效率。2011年时，生产1,000美元的产出需要137公斤石油当量，比20年之前减少50公斤。随着天然气、核能和地热、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供应量增加，全球石油供应量在全部一次能源供应量中的百分比也出现了下降。

全球化的兴起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这句话在1964年时并没有太大的分量。但随着全球化的兴起，这句话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变成了老生常谈；全球化是指全球经济出现的不断增长的贸易和金融方面的整合（见图2）。通信和运输技术的进步与不断加速的全球化同步进行并推动了其发展，各国之间通过迅猛增

长的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跨境移动而变得更加相互依赖；同时，各种理念和文化产品的传播也更加快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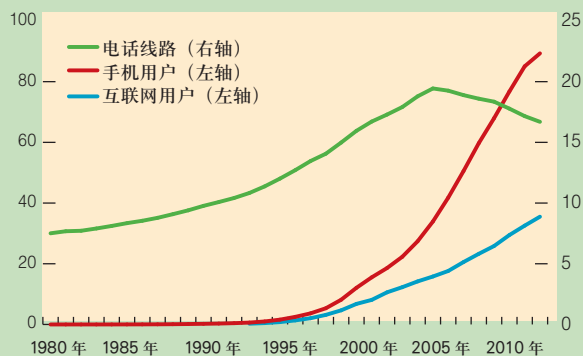
在过去的50年中，国际贸易的数量、方向和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政策自由化的支持下实现了快速增长。区域间贸易流动随着区域间贸易协定的不断签署也变得更加活跃。制造业产品贸易迅速增长，并促进了跨境供应链的形成——公司现在可以将生产流程的不同阶段分别安排在不同国家来完成。

国际金融流动领域所出现的变化更为显著：在过

图1
新的通信方式

互联网和手机的使用出现了显著增长，一些客户放弃了固定电话。

（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用户，每百人） （电话线路，每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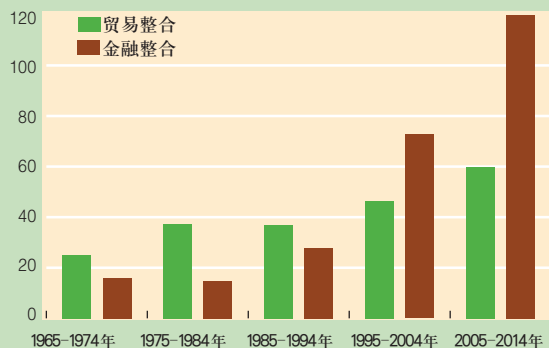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图2
全球联系变得愈发紧密

在过去的50年中，全球贸易和金融方面的联系迅猛增长。

（占全球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Lane, Philip R.和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2007年, “The 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Mark II: Revised and Extended Estimates of Foreign Assets and Liabilities, 1970-2004”,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第73卷第2册, 第223-250页; IMF,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贸易整合程度通过进出口总值占全球GDP的比例来衡量。金融整合程度则通过金融流入流出总量（包括银行贷款、直接投资、债券和股权）占全球GDP的比例来衡量。金融整合数据截至2011年。2014年金融整合数据为预测数据。

去的50年中，一小部分国家实施了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其国际金融流动已经增长了三倍。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同资本自由流动及其带来的好处，国际金融流动出现了显著增长。全球金融总资产已经从1970年的2,500亿美元增长至2010年的约70万亿美元。国际

金融流动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股票投资组合的比例增加了很多。

尽管全球各国之间劳动力市场的整合程度要远远低于贸易和金融市场的整合程度，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劳动力的跨境流动同样出现了相当大的增长。目前，大约2.3亿人口移居至其他地方，而这一数字在1970年仅为7,700万。20年以前，人们一般是从发展中经济体移居至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区域性人口流动目前超过了向发达经济体的人口流动。

专栏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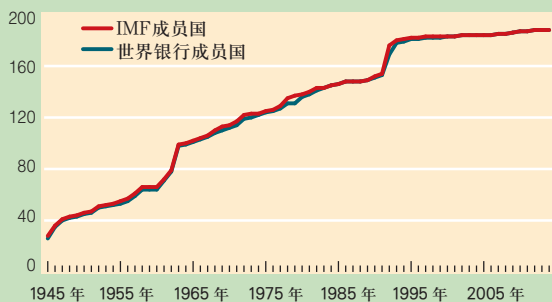
新国家，新成员

战争、政治和社会冲突以及苏联的解体使独立国家的数量从1965年的139个增加到2014年的204个。这些新近独立的国家迅速承担起在国际政策论坛中的职责。在1965年年末，IMF和世界银行的成员国都刚刚超过100。在过去的50年中，这两个国际组织各自均增加了约85个成员国，先是那些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加入进来，后来则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加入。这两个国际组织目前的成员国数均为188。

规模渐增

IMF和世界银行的成员国数量已经从1946年的不足40个增加至目前的188个。

(成员国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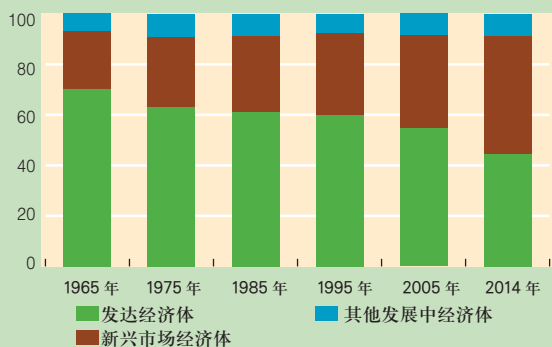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和世界银行。

图3

新兴市场的崛起

自1965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份额稳步增长。

(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上述数据是根据购买力平价来衡量的；购买力平价是指在各个国家购买相同数量的产品和服务时对其货币进行转换的比率。2014年的数据为预测数据。

新的全球参与者

在过去的50年中，许多国家获得独立（见专栏1）。不过，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全球经济出现两极分化，由位于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和位于北半球的发达国家构成，并形成常态。南部国家大部分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贫穷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向北半球供应农产品和原材料。北半球的国家更为富庶和发达，这些国家生产商品并在全球贸易和金融流动中占据主要份额。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部的一些国家，即所谓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迅速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实现了增长。同时，这些国家也开始实施多元化生产，将出口产品从农产品向制成品和服务转型。

尽管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人口和劳动力中的占比一直保持相对平稳的水平，但其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均已扩大了影响力。从整体上来看，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见图3）。在1965年至1974年之间，它们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30%，几乎达到了发达经济体贡献率的一半。在过去的10年中，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而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则下降至约17%（见图4）。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迅速与世界其他地区银行业和其他金融体系加强联系的同时，也成为了全球贸易的主要驱动力量。

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表现更佳。例如，在过去的10年中，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占全球增长的一半。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巴西为第七大经济体，而在1970年时，这两个国家的排名分别为第8位和第16位。全球前20大经济体目前包括韩国和印度尼西亚，而在10年之前，这两个国家还远远排在后面。

痛苦的发展中断期

相比半个世纪以前，全球经济的规模增长了五倍，在此期间年增长率达到4%。新技术的发展为许多行业

领域提高生产效率铺平了道路并促进了经济增长。在1965年至2013年间，全球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约为2%，而在过去的50多年中，全球的增长速度要超过上述平均增长率。所以，尽管世界人口出现了大规模增长，但全球人均GDP在1965年至2013年期间翻了一番以上（见图5）。

然而，全球经济增长这一过程本身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许多国家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都出现了巨大回落（见专栏2）。全球经济还经历了数次严重的增长中断期。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每一个10年，都出现了一次全球性的衰退（见图6）。在1975年、1982年、1991年和2009年，全球人均产出出现下降，全球性经济活动的其他衡量指标也同时下滑（Kose和Terrones，即将出版）。

在上述全球性衰退出现的时候，全球许多国家都会同时发生严重的经济和金融混乱。石油价格的急剧飙升引发了1975年的经济衰退。这对全球和许多国家都造成了冲击，如1979年石油价格再次飙升，美联储在1979年和1980年努力遏制高通胀，拉丁美洲出现债务危机——这对1982年的经济衰退影响巨大。

尽管1991年的经济衰退与许多不利的全球和各国的具体情况有关，但这场衰退还是成为了一起全球性的事件，因为发生在个别国家的各种困境被传递至其他国家：美国、日本和几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出现金融混乱；德国统一；苏联解体。2009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始于美国2007年的金融危机，但很快就通过贸易和金融领域的联系及其他发达经济体以及部分新兴市场。

每次全球性经济衰退仅持续一年时间，但却会引发长期的深层次人力和社会成本：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失去工作，企业倒闭，金融市场急剧下跌。最近这次全球性经济衰退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影响最

为严重的一次：从全球范围看，在2007年至2009年期间，全球失业人口的数量增长了近20%。2009年，8,300万年轻人失业——这种局面的严重程度超过了以往20年中的任何时期。时至今日，危机爆发已有七年

专栏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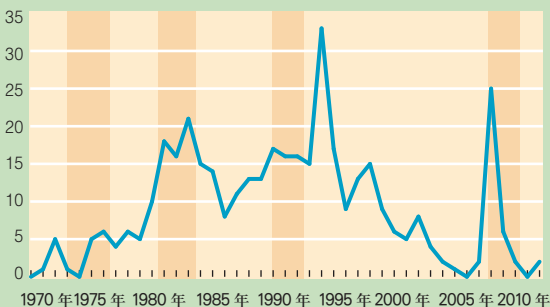
周期性的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扰乱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在1970年至2013年之间，全球大约共发生了400次经济危机。发达经济体仅经历了35次经济危机，其中一半发生在2007年之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发生了218次金融危机，其中大部分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尤其是发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货币危机是最常见的，在全部经济危机中占到1/2。银行和债务危机占据了另外1/2。目前尚无法预测下一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地点和时间。

金融危机四处蔓延

在1970年至2013年期间，发生过超过400次银行、货币或债务危机。

(金融危机的次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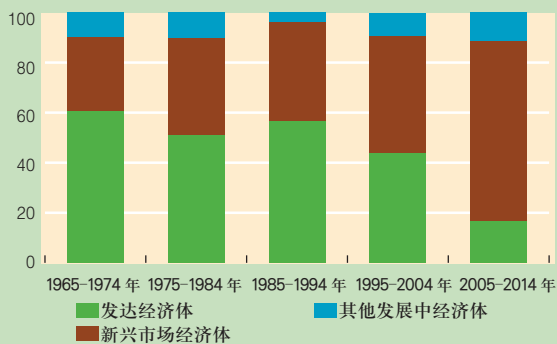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Laeven和Valencia（2013年）。
注：带阴影的柱形代表1975年、1982年、1991年和2009年爆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前后三年。

图4
实现增长

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不断增长。

(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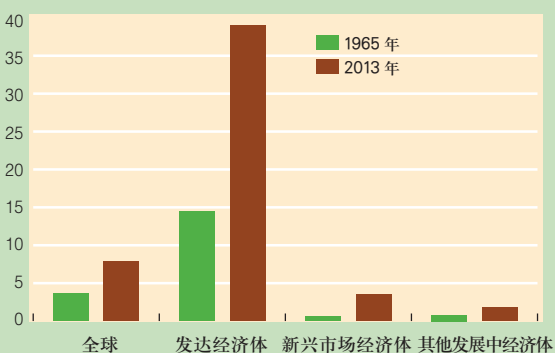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2014年的数据为预测数据。

图5

共享繁荣?

尽管总体而言人们的富裕程度较1965年有所提高，但那些身处发达经济体的人的状况要远远优于新兴市场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人。

(人均GDP，千美元，2005年定值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人口增长放缓，但寿命延长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预期寿命稳步增长。

	1965-1974年	1975-1984年	1985-1994年	1995-2004年	2005-2014年
人口增长（百分比变化）	2.1	1.7	1.7	1.3	1.2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岁）	59.0	63.0	65.5	67.6	69.9
出生率（每千人）	32.1	27.6	25.7	21.7	19.8
死亡率（每千人）	12.0	10.2	9.2	8.6	8.1
产出增长（百分比变化）	5.0	3.3	3.4	3.6	3.7
人均产出增长（百分比变化）	2.9	1.5	1.4	2.2	2.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注：产出是指根据各国购买力平价加权后的GDP。购买力平价是指在各个国家购买相同数量的产品和服务时对其货币进行转换的比率。2014年的产出增长数据和人均产出增长数据为《世界经济展望》中的预测数据。与人口相关的数据截至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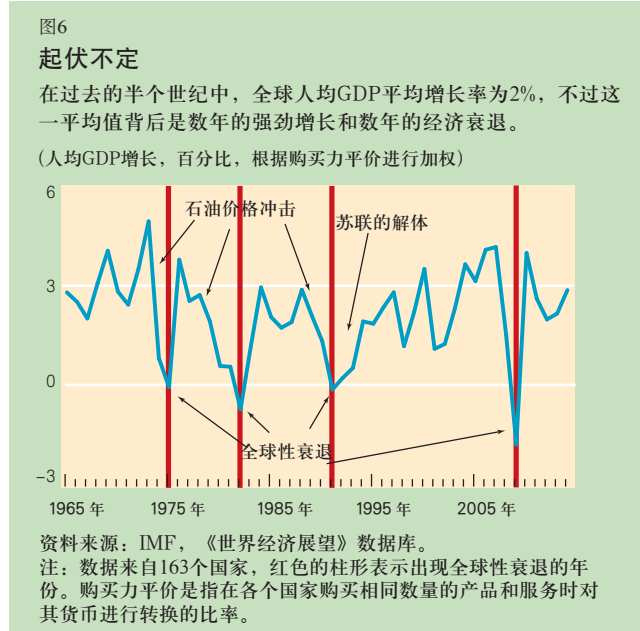
之久，但全球经济，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却依然在承受着这场经济衰退的影响。

贫困和不平等

全球人口从1965年的30亿增长至2013年的约70亿，而全球经济的增速快于全球人口增长，于是全球实现了普通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尽管出生率出现下降，但由于医疗技术、卫生条件和预防接种方面的改善降低了死亡率，人们的寿命普遍延长，全球人口依然保持着持续增长的态势。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大约为55岁；而现在新生儿的预期寿命约为70岁（见表）。

在学校教育方面也取得了进步。全球完成小学教育的儿童在全部学龄人口中的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的80%上升至2012年的92%。在低收入国家，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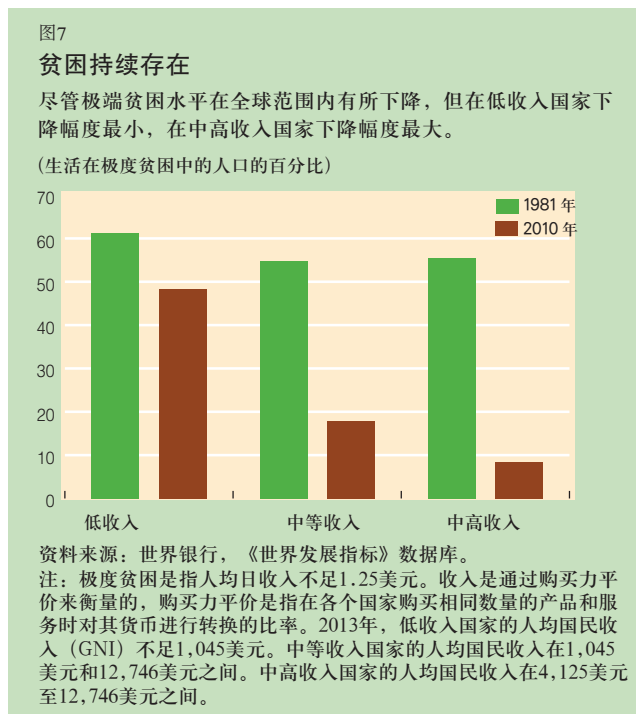


一比例的变化更加显著——在过去的30年中，从45%提高至略高于70%。

总体来说，由于过去50年中全球经济所取得的进展，普通公民的富裕程度得到提高。不过，全球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并未得到均匀分配——其结果造成了持久的贫困和不平等。

2000年达成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之中包含这样一个目标，即在1990年和2015年之间将全球极端贫困水平降低一半。尽管该目标已经提前五年完成，但在许多低收入国家，极端贫困依然是一个广泛存在的问题。1981年，在中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中，每日生活费用不足1.25美元（极端贫困线）的人口约占一半（见图7）。30年之后，主要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迅速发展，中高收入国家在减贫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在低收入国家，还有接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从全球范围来看，超过10亿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他们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

在大多数国家，不平等现象也有所加剧。例如，在1990年至2010年期间，在可获取相关数据的国家



中，超过 2/3 的国家出现了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多国的不平等现象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达到了最高水平，然后开始下降，但是依旧高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水平。此外，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收入最高的 1% 人口的收入份额持续上涨（见图 8）。比如，现在美国最富有的 1% 人口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约 18%，而在 50 年之前，这一比例仅为约 8%。

全球经济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类型的重大挑战，这就是气候变化。在过去的 20 年间，二氧化碳排放出现了显著增长，并且引发了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和极端气候事件等各种问题。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所报道的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的数量增长了三倍以上。低收入国家除了存在极端贫困的现象，还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的影响。尽管在过去的 25 年中，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监管方面已取得了进步，但要缓解气候变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自从 1964 年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伟大变革的时期。技术进步和国际整合的速度令人目不暇接，这使整个世界真正变成了一个地球村。通信方式不断改进，速度也不断提高，各国之间的贸易和金融往来不断加强，这在 50 年之前完全无法想象。鉴于此，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世界经济从两极化转向了多极化，新兴市场经济体目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在提高全球各地人们生活水平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过，我们还需要更加努力来改进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以便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并降低贫困

和不平等程度。

尽管实现经济增长对于战胜许多挑战而言至关重要，但增长必须涵盖社会的所有阶层。

值得欣慰的是，当今世界已经对上述重大挑战具备了清晰的认识。同时，在 IMF 和世界银行等多边组织（这两个组织到今年已经具有 70 年历史了）的协调下，已经形成了战胜上述挑战的合力。IMF 已经采取措施来改进其针对危机干预和管理的政策建议并提高了其针对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监督能力。世界银行也已经采取措施以实现其最近设置的双重目标，即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在全球层面消除极端贫困并倡导“共享繁荣”，以期改善社会中较贫困阶层的福祉。此外，还达成了以下共识：尽管实现经济增长对于战胜许多挑战而言至关重要，但增长必须涵盖社会的所有阶层，同时环境友好并具有可持续性。

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关于世界经济的未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些观点认为，由于一些误导性的政策，发达经济体可能会进入一个长期经济停滞的阶段。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迅猛增长的时代已经远去，因为现在的创新与以往时代的重大创新相比用处不大。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全球经济具有巨大的潜力，能够在未来的数十年中实现健康的增长。创新、设计良好的政策以及欣欣向荣的新市场和前沿经济体有助于开发这一潜力。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世界经济可能经历的变化，也没有人能够预测 2064 年，也就是再过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在类似本篇文章的经济分析中会做出怎样的评价。但是，有一个预测会像今天一样依然成立，就像迪伦在其 50 年前的歌中所写到的那样：“时代正在发生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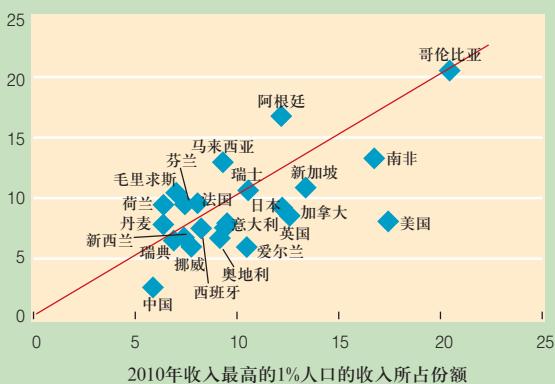
M. 阿汉·科斯 (M. Ayhan Kose) 是世界银行发展展望小组的主任，艾斯基·O. 乌兹图克 (Ezgi O. Ozturk) 是 IMF 研究部的研究官员。

图8

不平等程度的加剧

在过去的50年中，大多数国家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收入所占份额都有所增加。

(1965年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收入所占份额)



资料来源：Alvaredo和其他人（2014年）。

注：数据来自23个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1965年的数据和2010年数据是当年数据或可获得数据中的最接近年份的数据。

参考文献：

Alvaredo, Facundo, Tony Atkinson,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2014, *The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 <http://topincomes.g-mond.parisschoolofeconomics.eu>

Kose, M. Ayhan, and Marco E. Terrones, forthcoming, *Collapse and Revival: Understanding Global Recessions and Recoveries*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Laeven, Luc, and Fabián Valencia, 2013, "Systemic Banking Crises Database," *IMF Economic Review*, Vol. 61, No. 2, pp. 225-70.